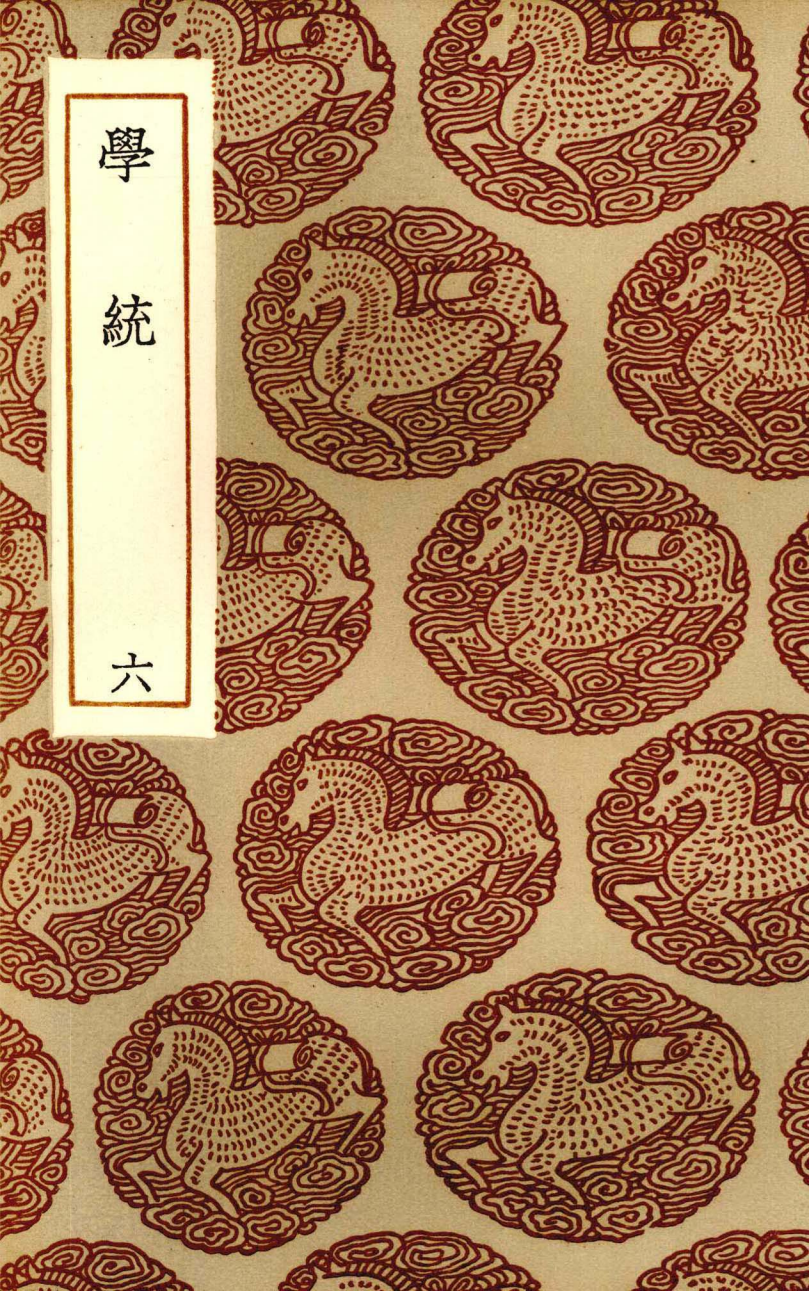


學

統

六





學 統

(六)

熊 賜 履 撰

學統卷三十一

翼統

羅整庵先生

先生姓羅名欽順字允升別號整庵泰和人也父用俊爲青田教諭以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月辛巳生先生于官舍先生稟性端慤不好遊戲初入塾循守規矩異于他兒稍長篤志于學識者以爲遠大器也宏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閉戶下帷謝絕交謁有執贄求見者拒弗納初見禪家證道歌以爲其理神妙莫有加焉旣而取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潛玩久之乃喟然歎曰昔二程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及于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又力排之蓋見之審也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而非吾性之實理于是研求體認于道心人心之分與盡心知性之說窮極旨奧以庶幾不惑焉十三年陞南京國子監司業時祭酒久缺監規積弛先生至則釐正士習六館肅如也已而祭酒章公懋至以人言頗疑先生後徐察先生所爲乃大敬服每事必咨訪而後行正德三年滿考時劉瑾擅權朝士悉出其門或謂先生宜一通意先生不可曰是舉吾生平而棄之也瑾聞之果怒削籍爲民瑾誅復職上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不報晉南京太常寺少卿累遷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上疏言銓選久任之法時未能行攝部事甄別精慎有貪緣

內監媒進者。必論奏付法司治罪。以杜倖濫。銓政爲之一清。陞南京吏部尙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尙書。父沒。服闋。起補舊官。疏辭不允。俄改吏部尙書。懇疏致仕。許之。先生自以爲早年受學。不過爲祿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於道。而官守拘牽。功夫未能專一。故力辭冢宰之命不拜。自是家居埽跡。潛心體究者二十餘年。而後深有以自信。曰。道其在是矣。先生嘗曰。此理在心目閒。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大本誠立。酬酢自當沛然。是之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曰。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明于近而暗于遠。見其小而遺其大。故大學之教。必始于格物。所以開其蔽也。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嘗實用其功。徒自誣耳。且如論語川上之歎。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又如中庸言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而以之言聖人之道。何耶。于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內外本末。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則所謂物者。果性外之物耶。又曰。程子之時。禪學盛行。學者溺于明心見性之說。其于天地萬物之理。不復致思。故常陷于一偏。蔽于一己。而不可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于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鮮矣。又曰。此理誠至易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求至于易簡也。苟厭學問之煩。而欲徑達于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說者。適以投其所好。然其爲斯道之害甚矣。是

時白沙論學。有致虛立本。以自然爲宗之說。陽明有致良知。與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說。先生曰。是皆斯道之蝨賊也。乃一尊程朱以上遡孔孟。又集諸佛書。博窮其指。辭而闕之。使不得以其似而亂吾真。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于心。無見于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空卽虛也。旣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卽知覺也。覺性旣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其本末不出此三者而已。顧自以謂無上妙道。乃敢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于廢人倫。滅天理。其貽禍可勝道哉。又曰。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于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又曰。胡敬齋力攻禪學。蓋有志于閑聖道者。但于禪學本末。似乎未嘗深究。而以想像二字斷之。似乎未服其心。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者不同爾。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灑脫。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愚所謂有見于心。無見于性。當爲不易之論。使誠有見于性命之理。自不至于猖狂妄行矣。又曰。王湛二子。蓋嘗深服其才。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誤。其所以安于禪學。只爲尋個理字不着。偶見如來面目。便成富有。而其才辨又足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凌駕古今。殊不知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錄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于事物上怎生來。又云于事事物物求至善。卽是義外。以此知陽明不曾尋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雍語。云天理只是吾

心本體。豈可于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曾尋見理字。斯理也。在天、在人、在事、在物。無往不停。停當。此所以爲至善也。果然尋得着。見得真。就萬殊之中。悟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合。惟從事于克己。則大公之體以立。順應之用以行。此聖門之實學也。若但求之于心。而于事物上不理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返照之所得。自以爲千載不傳之祕。圓覺固其第一義矣。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于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前諸儒。皆如此用功。其所得有淺深。由資稟有高下爾。自象山有六經皆我注腳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爲道理當求之心。書可不必讀。一言而貽後世無窮之害。象山其罪首哉。又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于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所誤而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捨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蓋先生之學。卓然一軌于正。而以力闢異端爲己任。有如此先生之自誌曰。平生于性命之理。嘗切究心。而未遑卒業。于是謝絕塵絆。靜坐山閣。風雨晦明。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記。前後凡六卷。所以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矣。亦非有加于分外也。而巡撫都御史張公岳上言。羅某攘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某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厲。詔巡撫巡按及門存問。時嘉靖二十三年。先生年已八十矣。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先生生平志趨恬淡。蹈履姱潔。然身雖早退。而憂國懷君。未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關欣戚。家居二十

年絕造詣。謝門徒。每旦正衣冠。登學古樓。子弟入敍。揖畢端坐。展卷誦讀。雖獨處。無惰容。居無臺榭。宴無聲樂。微言細行。無纖芥可疵。鄉閭則之。而化于禮讓。子姓僮僕。守其教而弗遷。昆弟道義相淑。怡怡如也。至于辭榮之決。進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貫金石。四方士子。無間識與不識。皆曰。先生當代之儀型也。所著有困知記。行於世。學者稱爲整庵先生。

李氏楨曰。整庵羅氏。奮起南服。以自得者筆爲困知記一書。涵濡道術。咀嚼正味。精剖似是之非。躬衛箕裘之業。所謂回白日子。旣西。障狂瀾于旣東。厥功于是爲大。獨其闡然自修。謝絕門徒。恥視顏角尺寸。几席之講。旣寡其儔。世之喜新奇捷徑。而忘精實切近。甚有疾其說之勃勃害己也。多閑置沈匿。久而弗傳。惟俟知道君子。力爲之表章流布。的示來學。庶吾道幸矣。

唐氏伯元曰。世之儒者曰。心卽性也。心卽聖也。詩書障也。聞見外也。嗚乎。果孰爲而傳之耶。夫知本立命于學者。則誠要矣。今也必去而詩書屏而聞見。以求其所謂心。自奇自聖。古先聖人之所皇皇切切。若不能當者。今皆一語可了。一蹴可爲。其流不至于弄精神。滅性眞。毀覆禮教。淪入禽獸而不已。嗚呼。此整庵先生之困知記。所以不可無于今日也。

黃氏芳曰。聖人之道。誠明二字盡之矣。誠之本體。至大而無不包。明之妙用。至精而無不當。明以誠致。誠以明達。雖若二事。原無閒隙。非謂舍其本原而馳騖乎外。亦非專守其靈覺之體。不假問學。而能瞭然于幾微得失之際也。俗學出入口耳。固無足稱。而釋氏明心見性之說。凌空駕虛。猖狂恣肆。與堯舜以來相

傳之說正相反。蓋不特用處謬戾。而其體固似是而非者也。整庵先生慨然以衛道爲己任。爰著困知一編。根據往言。意皆獨得。于凡理氣之微。心性之辨。聖學之旨要。治道之機括。神化之妙用。言之皆親切有味。而于禪學。尤極探討。以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其明且悉者。衛道于是乎有功矣。夫吾儒之道。體用皆實。彼釋氏者。特枯槁自私之士耳。顧乃因似亂真。豈不悲哉。

林氏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人無得疵。及家居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爲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且觀其辭冢宰一節。真有鳳翔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何過焉。可謂躬行君子矣。視夫世之高譚闊論者曰。我孔孟。我孔孟。周程張朱。要不屑爲。爲聲利束縛。不能去。其賢不肖爲何如也。困知記所言。咸于斯道有所發明。乃若距詖放淫。其志蓋尤拳拳焉。孟子曰。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解者曰。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若先生者。可不謂善言乎。

崔後渠曰。周道微而霸臣興。宋論繁而霸儒競。霸臣必藉彊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元以邁學。均之求遂其勝心焉爾。孟子陳王道。朱子申正學。當時角而立者與爭矣。至于今。昔與角者。泯如也。宏治中。士厭文習之痿。而倡古作。嗣起者。乃厭訓經之卑。而談心學。是故慨顏後之失傳。申象山之獨造。創格物之解。剽禪悟之緒。奇見盛而典義微。內主詳而外行略矣。整庵先生著書四篇。曰困知記。摘似明真。剔僞正實。洋洋哉。其武夷之衍乎。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國囿于氣。一邪一正。學趨于時。上驕而下好私。則治消朴散。而名可要則正淆。故天竺之空。要于直溫。柱下之無。徑于博約。然世將亂。天預生彌之者。豈其恕于

道之否乎。噫。唯先生真其人哉。

黃氏佐曰。昔之異端。鄉愿楊墨皆非吾徒也。故辨之而人莫不信。從今之異端。援儒入禪。皆吾徒也。故辨之而人不吾信。天將使斯民自邪而歸正。由晦以趨明。則必篤生哲人。以爲之先覺焉。書之帝迪。詩之天牖。蓋言覺也。乃若漢譯佛書。實自明帝所得四十二章始。其言以絕欲爲本。初無所謂禪覺者。由晉至唐。剽竊儒言。轉成圓覺頓宗。吾徒反援之以爲簡易。于是仲尼刪述之經。尙且擯而不信。又何辨之可施乎。近得整庵羅公所著困知記。讀之歎曰。天之覺民。其在公乎。彼謂致吾之知。不必學古訓。而後爲有獲。公則證以經書。而辨其以非爲是。彼謂宗吾自然。不必事躬行。而後爲有得。公則求諸實踐。而辨其似是之非。何者。吾儒內外合一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明覺爲自然。則必以有爲爲應迹。若徒言知而不貴力行。亦奚異于圓覺之說。視有爲如夢幻泡影者哉。公之立言。家傳人誦。將使邪者自此正。晦者自此明。天下之民。蓋有攸賴焉。

陳氏察曰。吾道淵源。川流日麗。終古常新。晦明通塞。存乎其人。學士經生。讀書較同。識趣或異。志在發策決科。竟于浮華利達者。固不足論。志不止此者。所見又或差池。抗失則虛。偏失則滯。閒有資稟英明。高視闊步。自詭于深造獨得。志則偉矣。顧涵養本源。未必中正純粹。卒之辭意頗僻。有眩光景而忽精義者。有欲以靈覺爲道心者。甚至以主敬爲綴。以朱子之傳注爲支離。後生好事。隨衆觀場。因依以爲新奇。殊不知其起于一念之好高。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求正學于今日。略無可指摘。而足以羽翼聖經。

賢傳者微困知一編吾誰與歸。

陸氏粲曰自宋氏以來談經者折衷于程朱之書今之爲新學者視如弁髦而將棄之猖狂恣睢一唱百和末流之害君子懼焉此羅公之困知記所爲作乎是故其詞確其說詳其剖析于異同之間明白簡直無所回互公豈好辨哉公亦有不得已焉爾矣公師程朱者也而深思力踐不爲空言則所自得者多矣明興言理學獨薛文清爲稱首其醇且正以公方之吾未知所先後也而深嚴縝密殆于過之讀其書知其用力于斯道之專且久也曰困知者公之謙也

何氏喬遠曰整庵困知記三篇其于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道斤斤芒忽之間而皆出于苦思妙契之餘顧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

又曰整庵無一毫越軼聖門宗旨視王陽明尤篤也

顧涇陽曰羅整庵先生一團正氣可挽末俗之頹

愚按整庵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闢釋氏之謬以謂釋氏一家之言有見于心無見于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于天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爲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白沙王陽明皆原于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己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故特著困知記以救之又以陽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論實皆朱子早年未定之說復爲之考訂其非而力斥其誤俾一時狂誕之徒語塞不能置一喙而後世乃得據此以

爲崇正距邪之左券。斯其爲功聖門。寧淺鮮也哉。或曰。整庵于天人性命之微。言之似不無出入。此固然矣。蓋整庵之于薛胡。亦猶橫渠之于周程也。是豈後學所易幾及者哉。

學統卷三十三

附統

冉耕

冉耕字伯牛。仲弓之族也。生於魯之鄆。少孔子七歲。孔子始教闕里。同顏路之徒往受學焉。孔子勤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初孔子爲中都宰。及定公進孔子爲司空。遂以伯牛爲之。嘗從孔子。扈陳蔡。以德行著稱。後得惡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卒。葬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後遷於東平州西五十里。滕縣亦有伯牛墓云。唐追封鄆侯。宋加封東平侯。改封鄆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仲由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而好勇。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犢豚。以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後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曰。君子尙勇乎。孔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則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盜。孔子問子路曰。女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

之不才也。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所謂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贈以言。孔子曰：不彊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孔子爲魯司寇，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叔孫氏墮郕，季氏墮費，孟氏之宰公斂陽獨不肯墮，圍之弗克。子路爲蒲宰，見於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孔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而正，不難矣。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暮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子路從孔子，戾於陳蔡，後又從之，匡人以

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之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爲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顏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旣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爭國。子路問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孔子所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云爾。而子路不喻，以蹈其難。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爲孔悝家臣。悝之母伯姬，莊公之姊也。莊公因伯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悝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出公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者，莊公也。莊公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痛之，曰：「是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孔子

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蓋子路勇者也。彥而銳。孔子固頗抑之。嘗曰。由也兼人。故退之。退之者。抑之也。故于其在陳。慍見。則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問行三軍。則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衛政先正名。則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使門人爲臣。則曰。由之行詐也。鼓瑟。則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使子羔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是故惡夫佞者。言志。則曰。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凡此。皆所以抑之也。抑之。使俯就焉。以庶幾合於所謂中。而子路則未之能也。卒闢于大義。不知仕輒之爲非。而自及於禍。君子於此深惜之。然子路生平剛直。力行可畏。在聖門。以政事著稱。論語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又記子路無宿諾。孔子嘗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又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不畏彊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蓋子路之見稱於師友有如此。其言行具詳論語家語左傳等書。厥後孟子有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曾西亦曰。子路吾先子之所畏也。而後世學者。皆以子路勇於改過。爲百世師云。子路葬於蒲。今長垣縣也。或云在清豐縣。或云在開州。有三墓。未知孰是。唐追封衛侯。宋加封河內公。改封衛公。明祀稱先賢仲子。

宰予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問短喪。對哀公問社。問從井救人。孔子皆責之。嘗曰。以言取人。失之

宰予。蓋深警之也。宰我從孔子。居陳蔡。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尙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宰我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宰我問鬼神。又問五帝之德。孔子並告之。詳具家語。宰我嘗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謂宰我善爲說辭。又謂宰我智足以知聖人。信不誣也。史記云。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案左氏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蓋與難者闕止也。亦字子我。非宰我也。字偶相同。太史公因誤記之云爾。宰我墓在今曲阜縣西南三里。唐追封齊侯。宋加封臨淄公。改封齊公。明祀稱先賢宰子。

冉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方六七十。